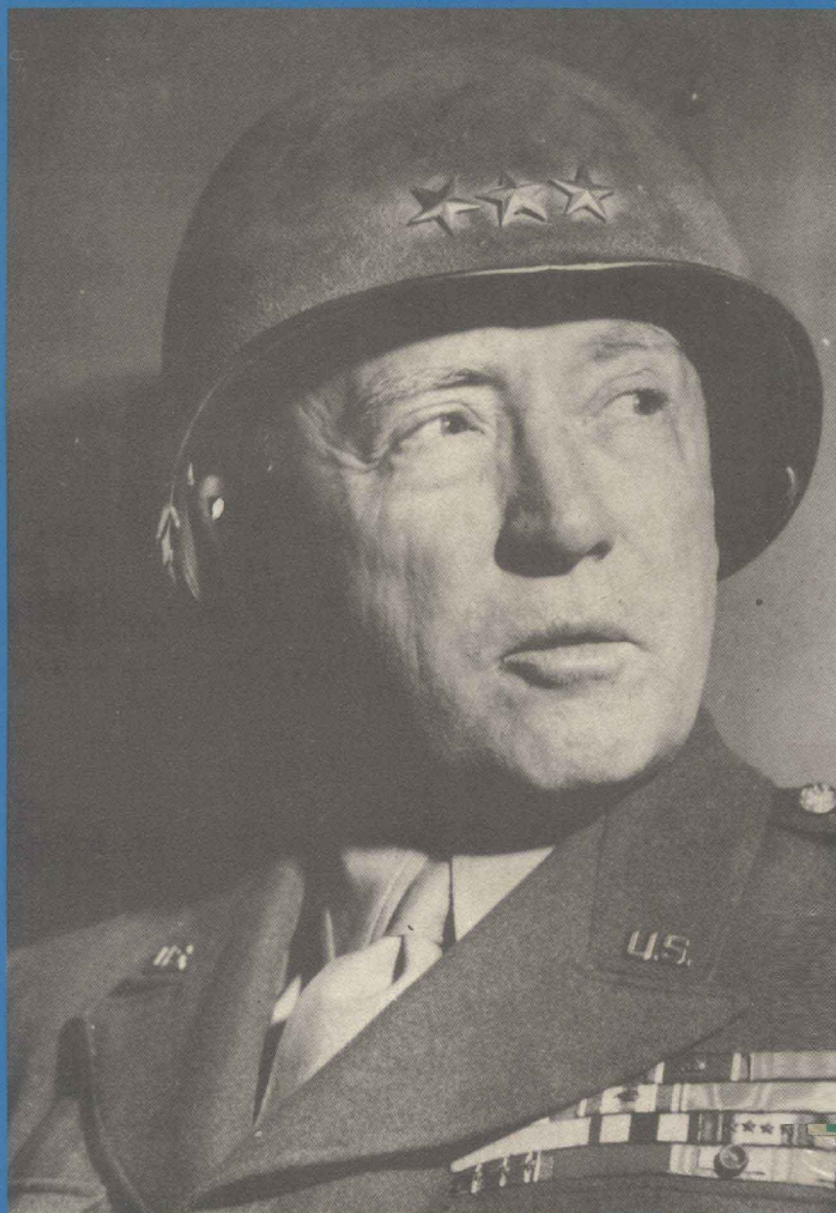


巴頓將軍新傳

Martin Blumenson 原著
黃 文 範 譯



黎明文化事業公司

黎明文化事業公司

巴頓將軍新傳



圖書目錄：

巴 頓 將 軍 新 傳

發行人：劉 燕 生

著作者：Martin Blumenson

翻譯者：黃 文 範

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：臺北市信義路一段三號十樓・電話/3952508

總發行所：臺北市北安路八〇七號・電話/5007114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台業字第一八五號

門市部：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十九號・電話/3116829

臺中市市府路三十九號・電話/2201736

高雄市五福四路九十五號・電話/5210416

花蓮市忠孝街六十之一號五樓・電話/337310

郵政劃撥：帳戶0018061-5號

印刷者：國 防 部 印 製 廠

地 址：台北市民族西路二二五巷十三號

出 版：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七 月

定 價：新台幣
精裝本壹佰陸拾元
平裝本壹佰貳拾元

■ 如有缺頁、倒裝，請寄回換書 ■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出版序

巴頓將軍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名將，戰功煊赫，舉世欽崇，尤其他處世、作戰、統兵，都有獨到的方式，引起的爭論也多。雖然逝世四十多年，有關他的傳奇、傳說、與事功，依然不斷在傳播媒體上出現，俱見世人對他的興趣之深，遠遠超過當時如雲的將帥以上。

「巴頓將軍新傳」(Patton, The Man Behind the Legend, 1885—1945)的作者爲布勒曼遜(Martin Blumenson)，畢業於哈佛大學歷史系，直到二次大戰結束那年年初，才進入巴頓的第三軍團擔任史政官，對巴頓的戰績戰功目歷經親，寫過四本書；後來又以巴頓的畢生文件，按編年表方式編過「巴頓文件」兩巨冊，那便幾乎是巴頓手撰的自傳。

前年(一九八五年)巴頓百歲誕辰時，在巴頓學人協助下，他蒐集了諸多未傳於世的資料，寫成了這本新傳，顯示爲世所不傳乃至誤傳的諸多史實，配合了許多珍貴難得的照片，左圖右史，相得益彰。

本書共分為十章，首二兩章敘述巴頓的家譜及他的幼年到陸官畢業，指出巴頓為將門之後，敘述他自幼即承受乃父乃祖對他的期望。在這段時期，如何塑造了他的個性及人格，所以章名為「祖魂」及「戰士成型」。

第三章為「尉官時代」，敘述他在陸官畢業後的七年，參加了奧運會與墨西哥作戰，但也第一次負傷，倒不是由於作戰，而出於野外舉炊時，汽油爐爆炸頭面灼傷。

第四章為巴頓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過，由騎科進入「戰車兵」，卓著戰功，升為戰車旅旅長，也因作戰受傷。在這段期間他的最大收獲為對戰車的認識，奠定了他裝甲作戰上的韜略與指揮基礎；但他最大的收獲則是美國遠征軍總部內，一位作戰參謀馬歇爾上校對他由認識而賞識，二十年後不次拔擢他，才使他瀕臨退役前擔任了美軍在北非登陸時的軍團部隊長。

由第五章以後，則言巴頓赫赫名聲的里程碑，由參與二次大戰到車禍逝世，已有汗牛充棟的記錄與報導，描繪了他的生平，但本書作者却從巴頓的日記與家書中，發掘他當時的心理狀況與感受，使讀者見到這員大將不為世人所知的又一面。

巴頓的家人並不如世俗般「為尊親諱」，准許了作者發表許許多多細微甚至隱私的先

人瑣事，例如巴頓與姨侄女的一段情；巴頓在作戰期中赴倫敦休假所帶的「小夜衣」；以及他對着萊茵河小解的照片……却一一發表。都爲任何名人傳記中所無，而使得本書中的巴頓在讀者心目中，更爲鮮明、更具親和力。這雖是作者「存真求實」的筆力，也由於巴頓子女的開放與坦率，所以作者在本書書首的獻詞，便是獻給巴頓的千金露絲艾倫，不爲無因了。

在傳記中，本書的可讀性極高，便由於許許多多親切真實的資料，爲其他傳記，乃至同爲巴頓作傳記的版本所無，稱爲「新傳」，洵有使人對這員名將耳目一「新」的感覺。綜巴頓一生馳騁戰場，他能够將戰爭錯綜複雜的各種因素，作最佳之整合，從而發揮統合與整體之戰力。藉本書之遙譯，將引領吾人進一步認識與領略世界名將的心路歷程，俾發揮激勵與期許自我的功能。

黎明文化事業公司編譯部 謹識

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八月

譯者序

民國七十年七月二日，蔣總統經國先生在三軍大學與該校戰爭學院暨陸、海、空三軍指揮學院正規班七十年班畢業學官共進早餐。餐後，總統致詞時，曾提出先總統 蔣公在民國六十年的部分日記摘抄二十則，與全體學官體認研究，其中有兩段提到二次大戰時的巴頓將軍。

先總統 蔣公日記中的原文是：

「巴頓將軍說：『戰爭只有三個原則，大膽、大膽、大膽。』」

「巴頓靈活參謀羣的特色，不尚虛表，無推、拖、拉的惡習，每作一件事，均有其實際目的。巴頓最恨作表面工夫與虛偽的部下，他只喜歡一件事，就是講求實效。」

先總統 蔣公是二十世紀的偉人，領導國民革命幾達半個世紀，豐功偉業，舉世同欽。蔣公生平培植教誨的將才，曷止千萬，對當世各國的著名將帥用兵之道，也皆瞭若指掌。蔣公在日記中特別提到巴頓將軍，並強調其作戰之大膽與治軍之切實，可見巴頓將軍確有其卓然不羣的特色。

民國六十五年，我譯完，「巴頓將軍傳」(Patton: Ordeal and Triumph)，那本書由法瑞哥(Ladis Farago)所著，中譯約七十七萬字，厚達八百八十頁，由臺南市大行書局出版。法氏寫此書，足足準備了十二年，全書旁徵博引，去蕪存菁，運用了文學中的「衝突」要素，時收時放，緊緊把握住了讀者閱讀的情緒。

不過，法氏的「巴頓將軍傳」，由於得不到巴頓家人的支持，甚且對簿公堂，雖然無法阻止本書的發行，但書中對巴頓的幼年與生活細節，始終不夠深入而成爲這本傳記的「盲點」而美中不足。

其後，巴頓在第三軍團司令任內的史政組組長布勒曼遜(Martin Blamenson)，應巴頓家人邀請，將巴頓生前所有文件，依照編年方式，編成「巴頓文件」(The Patton Papers, 1885—1940, 1940—1945)兩巨冊，光「前言」就寫了十五頁，起於巴頓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一日的筆記，那時他年二十八歲；最後一篇爲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五日返美前致夫人的一封信，最後一句是「也許在你看到這封信以前，我就見到你了。」然而，四天以後，他就出了車禍，廿一日與世長辭。

「巴頓文件」雖然用的是第一手資料，厚達一千八百八十五頁(迄今還沒有中譯本)

，但對巴頓早年的記載仍屬出於自敘，照片也不够周全。

到了一九八一，作「巴頓將軍傳」的法瑞哥，對巴頓的研究鍥而不舍，又出版了一冊「巴頓將軍傳續集」(The Last Days of Patton)全書三〇一頁，補充了在歐洲作戰時有關巴頓用兵所形成的爭執與疑團，但也沒有中譯本。

然而，直到一九八五年巴頓百歲誕辰時，布勒曼遜新著「巴頓將軍新傳」(Patton, The Man Behind the Legend, 1885—1945)出版，才將使巴頓整個一生活生生重現在世人眼前。

這本「巴頓將軍新傳」，原文篇幅才十章，三百二十頁，譯成中文近二十萬字，但却起自巴頓出生到戰後歸天，編進了許許多多不爲世所知的軼聞逸事，足以補前三書的不足，但可讀性則更有過之。

以全書六十幅圖片來說，大多還是首度與世人見面，如巴頓的幼年、青少年照片，着牛仔裝的打扮，釣起了一尾重達八十四公斤的黑鱸魚；結婚照片……更妙的是，他揮軍攻進德國，麾下工兵在萊茵河上架了座橋，命名爲「巴頓橋」，他爲了慶祝軍團渡過此河，攻進德國腹地，便在橋上對着河中小便的照片，也赫然收集在內(其實，佩服巴頓的邱吉

爾，也效法一番這麼做過，但卻沒有照片傳世），在舉世所有名人傳記中，這幀照片堪稱空前的一絕了。

巴頓子女與傳記家合作，打破了「爲尊者諱」的態度，對引用巴頓的日記、筆記、函件，毫不限制。才得以對這員大將在內心中的畏怯、不安、靦腆、疑懼描繪無餘；至於他對政治與作戰各方面月旦人物、抨擊時事，都有仔仔細細的記載；從這本「新傳」中，我們才藉着布勒曼遜的筆，進入了巴頓精神分析的層次。

布勒曼遜不因巴頓閣府的禮遇，而對這一代勇將的生平有所隱瞞。巴頓與姨侄女琴恩高登（Jean Gordon）早在夏威夷便滋生了一段情；巴頓去歐洲作戰，軍眷不得同赴戰區，琴恩反以加入紅十字會工作，到歐洲戰區去與巴頓相聚。巴頓逝後，琴恩竟殉情自殺，留書要與巴頓在天上相處：「在碧茱麗（巴頓夫人）來到以前，他完全是我的。」這一段英雄美人淒艷的生聚死合，更是至爲感人。

因此，這一部「巴頓將軍新傳」，實實在在應與以前拙譯的「巴頓將軍傳」合併來讀，始足以得窺巴頓一生的真面目。若要做研究，更須將「巴頓文件」與「巴頓將軍傳續集」列入書目。

我有幸譯成「巴頓將軍傳」，與「巴頓將軍新傳」兩書百萬字，如果能引導有心人進入情況，對有關巴頓這四部傳記作綜合的研究，從而領略偉人的事功而獲致教訓使世人得益，傳記的功_能以發揮，那就是我更所期盼的了。

黃 文 範

作者序

一九四五年初，我在盧森堡進入巴頓將軍第三軍團司令部。我從來都不認識我這位軍團司令，也從來沒有與他交談過，只曾在遠遠的地方好奇地凝望他，他的豐功偉績早已成爲傳奇了。

他儀表堂堂，不論是坐在指揮車上，立正姿態，或者傾聽簡報，都威鎮全場，他的服飾整潔，閃閃發光。他隨時隨地都在炫耀外表；活力內斂，有如狸貓。他低頭禱告，也會在一處廣大老人院子裏，低頭讓一員法國將領向他授勳，吻他兩頰。他除了激發官兵的忠誠與信心外，還振奮他們的士氣，而且贏得他們的敬畏。

在他那裏，職責與別的地方不同。在他說來，一般習慣在鋼盔前面漆上的階級是不夠好的，要兵工連在我的鋼盔上，鐫上一條金槓才行。伙食是制式菜單，但却要求伙伙表現一點創意，一片香腸要用牙籤串起來，放在一片烤麵包上上桌。餐廳，就是布瑞歇爾大飯店的大餐廳，由年事高的平民服務生，穿着燕尾禮服，優雅地侍候我們用膳。我們享有特殊的款待，要使我們相信；由於我們與衆不同，我們較其他大軍的部隊爲優越，因此，

我們的舉動也保持這種氣派。儘管我們在溶雪的春季泥濘中行軍，却整整齊齊乾乾淨淨，十分警覺。我回想我並沒有甚麼怨言，當時以及直到現在，不論自己是多麼無足輕重，却仍以身爲巴頓團隊中的一員自豪。成千上萬的人，迄今依然平靜而感到心滿意足地說：「我曾追隨巴頓麾下馳騁疆場。」我也和他們一樣，也曾有一些感到高興的回憶。他的逝世是一種個人的損失，那項消息使我幾乎泣然淚下。

從此以後，我以一生大部分時間研究巴頓，他既是軍人，也是個男子漢。我敘述他的第一部著作，是一九六一年出版的「突破與追擊」，大部分獻給他在諾曼底戰場上的功績。在一九七二年與一九七四年分別出版的「巴頓文件」中，我力圖使他以自己的文字現身說法。其後，我繼續不斷的探索與反省，一再訂正，希望能以澄清他的形象。這份記載對這員將領以及他的記錄，有一種不同的新面貌。

幫助我的朋友很多，我要在這兒向他們表示感謝，尤其是巴頓的女公子露絲愛儂

(Ruth Ellen Patton Totton)・羅威爾(Waverly Rowell)，以及我的編輯康克敦(Thomas Congdon)・此外還有安東納里(Theodore Antonelli)・庫希曼(Allerton Cushman)・艾蕾(Margaret Eley)傅瑞曼(Sieglinde Friedman)，格里哥瑞

(Blanche Gregory)・蘭絲(Ann Lancer)林頓(John Lindon)麥唐納(Charles B. MacDonald)紐斯納(Millicent Neusner)巴頓(George S. Patton)平楚特(Ginge Pinchot)薛麗(Christine Shirley)史納克曼(Michael Slackman)索姆斯(Richard Sommers)華特生(George Watson)瑟狄里克(Hannah Zeidlik)，及內子，她一直是我的合作夥伴。

當然，書中如有錯誤當由我個人負其全責。

布勒曼遜(Martin Blumenson)

